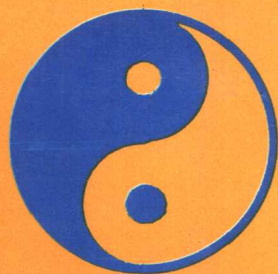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

娄熙元 吴树平 译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吴子译注·黄石公三略译注



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

# 吴子译注·黄石公三略译注

姜熙元 吴树平 译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冀新登字 001 号

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  
**吴子译注·黄石公三略译注**  
姜熙元 吴树平 译注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  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850×1168毫米 1/32 3.5印张 79,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 
1995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:11,901—19,900 定价:4.00元

ISBN 7-202-01193-x/E·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我厂调换)

## 前 言

吴起是战国初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他的生平事迹，略见于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亦散见于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说苑》诸书，这里无须重述。单讲他的战绩：在鲁，“将而攻齐，大破之”；<sup>[1]</sup>在魏，“守西河，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均解，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”；<sup>[2]</sup>在楚，“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”。<sup>[3]</sup>《尉繚子》说：“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，谁？曰吴起也。”与孙子一样，他不光以辉煌的战绩彪炳史册，更以精湛的军事理论嘉惠后人。他的兵法，反映了战国初期治军作战的新经验和新水平，是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继承和发展。去孙吴不远的韩非说：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<sup>[4]</sup>太史公亦云：“《吴起兵法》世多有。”<sup>[5]</sup>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吴起是一位富有悲剧性的历史人物。他初仕鲁，有功，却不容于鲁。何以故？他本出身于儒家，是曾参之子曾申的弟子。但他为了实现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抱负，不惜杀妻求将，母死不归，有悖于儒者的亲亲之谊，被儒家视为异端，致使特重孝行的曾子愤然与之决裂。鲁国是儒家的根据地，吴起遭到儒家的排斥，在鲁国当然就站不住脚了，不得已舍鲁适魏。新兴的魏国是人才荟

萃之地，也是早期法家的发祥地。吴起受到魏文侯父子的重用，为大将，守西河，功勋卓著，声名大振。然而功高难酬，又遭嫉妒，为避祸，再去魏适楚。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，先任用他为苑守，一年后擢为令尹，居相位。吴起锐意革新，“罢无能，废无用，捐不急之官，塞私门之请，壹楚国之俗”，<sup>[6]</sup>楚国大治，天下震恐。可是因为得罪了楚国的公族，待悼王一死，遂遭支解。纵观吴起一生，初露头角于鲁，大显其军事才能于魏，复施展其政治抱负于楚，而不得善终。这也许是战国时代客卿常有的境遇。大凡客卿，必是才能杰出的人物，否则不可能在异国跻身卿位。客卿又多是失意之士，一旦投奔新主，受到知遇，自然奋发有为，革旧图新，以求建功立业。这就容易触犯公族的利益，为公族所嫉恨，因而谗谤四起，构陷踵至。如果在国君面前失宠，或国君死亡，失却靠山，随即大祸临头。商鞅客于秦，乐毅客于燕，俱有大功，其下场或遭显戮，或被迫逃亡，便是例证。吴起为三国功臣，却是集被逐、逃亡、受戮于一身，实在令人叹息，故而说他是一位富有悲剧性的历史人物。

## 二

吴起的著述称《吴起兵法》、《吴子兵法》或《吴子》。为了便于说明问题，不妨将这部书分为古本与今本两个概念。

何谓“古本”？韩非、太史公都讲到《吴起兵法》，但没有讲出篇数和篇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录有“吴起四十八篇”，有篇数，无篇名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均录有《吴子兵法》一卷，这一卷内有多少篇，是否即“四十八篇”，不得而知。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认为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四十八篇，“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，出于附益，非其本书，世不传也”。这仅是一种

推测，不足为据。因此，我们所谓的“古本”，当是久已亡佚的四十八篇。

何谓“今本”？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说：“《吴子》三卷，魏吴起撰，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，唐陆希声类次为之《说国》、《料敌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论将》、《变动》、《励士》，凡六篇云。”这里面的篇数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相同，篇名除《说国》为《图国》、《变动》为《应变》外，其余亦相同。因此可以认为，陆希声类次而成的这三卷六篇的本子，基本上就是“今本”。到北宋元丰年间将《吴子》编入《武经七书》，今本正式定型。

但是，今本又有三卷、二卷、一卷之别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王应麟《汉书·艺文志考证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均称三卷，《武经七书》本、明汪刊直解本、明刘寅直解本、平津馆刊本均作二卷，四部丛刊本及其余各种刊本多作一卷。

### 三

历来研读《吴子》的人，心里常有一串疑问：此书是不是出于吴起的手笔？是不是出于吴起门人的记录或战国人的拾缀？是不是出于后人的伪托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前两个疑问只牵涉到吴起与此书的关系是“作”或“述”的问题，并未否认此书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，因而不是实质问题。后一个疑问牵涉到此书的真伪，因而关系重大。

解决真伪问题，首先要把古本和今本分开来谈。关于古本，我们看不到了，但是韩非、司马迁、班固看到过。《史记·卫青传》说：“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。”这里的天子指汉武帝，说明汉武帝看到过。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提到大将军鲍永“观孙吴之策”，是鲍永也看到过。三国魏人贾翌曾为《吴起兵法》作注，贾翌则更

是一位《吴子》的研究家。至少在三国以前，许多人都看到过古本，并没有人指出它是伪书。因此，对于古本来说，不存在真伪问题。

麻烦在于今本。拿今本《吴子》和《孙子》相比，《孙子》文辞古朴，富有哲理，耐人咀嚼；《吴子》则文辞畅达而欠含蕴。因此，往往有人鄙薄《吴子》，总是投以怀疑的眼光，并且冀图从字里行间找出一点证据来，从而一棍子把它打成伪书。持此论者，清季以降格外盛行，其代表人物有姚际恒、姚鼐。姚际恒说：“《汉志》四十八篇，今六篇，其论肤浅，自是伪托。中有‘屠城’之语，尤为可恶。”<sup>[7]</sup>姚鼐说：“苏明允言‘起功过于孙武，而著书颇草略不逮武’，不悟其伪书也。”<sup>[8]</sup>近人郭沫若亦根据书中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之说，断定此是伪书，并从其笔调推测为西汉中叶人所依托。<sup>[9]</sup>对于一些学者认定《吴子》是伪书的论据，解放军出版社《吴子浅说》一书的作者李硕之、王式金二位逐一作了驳难，可以参阅。这里要说的是：文人重文，雅爱拙朴，就文辞而言，扬孙抑吴，未可厚非。然而凭以判别其书的真伪，未免犯了爱之欲其真、恶之欲其伪的嫌疑，实在是感情用事，无济于事。

王应麟说：“今本三卷六篇，《图国》至《励士》，所阙亡多矣。”<sup>[10]</sup>阙亡多少？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提供的篇数计，今本只剩下八分之一，阙亡八分之七。但是，古本阙亡之余，未必正好是今本六篇；换言之，今本六篇，未必正好是古本阙亡之余的原貌。六篇的篇名，亦可能非是古本所固有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便从整体上为解决这本书的真伪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。它是伪书么？不能这么说。因为陆希声类次《吴子》，必有所本，至少是对古本的断简残篇加以编排连缀。它是不折不扣的真书么？也不能这么说。因为连缀残本，难免有所补充和润色，甚至以第三者的口吻出现，对吴起的某些事迹加以介绍。这些痕迹，在今本中是显而易见的。它

是什么书呢？它是经人加工整理过的残本。这个残本自有它存在的价值，因为它所反映的仍然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家吴起的思想。

[1]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
[2] 《吴子·图国》。

[3] 同 [1]。

[4] 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

[5] 同 [1]。

[6] 《战国策·秦策》。

[7] 转引自金德建《司马迁所见书考》。

[8] 转引自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。

[9] 郭沫若《青铜时代·述吴起》。

[10] 王应麟《〈汉书·艺文志〉考证》。

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图国第一 ..... | (1)  |
| 料敌第二 ..... | (12) |
| 治兵第三 ..... | (19) |
| 论将第四 ..... | (27) |
| 应变第五 ..... | (33) |
| 励士第六 ..... | (41) |

## 图 国 第 一

吴起儒服，<sup>[1]</sup>以兵机见魏文侯。<sup>[2]</sup>文侯曰：“寡人不好军旅之事。”<sup>[3]</sup>起曰：“臣以见占隐，<sup>[4]</sup>以往察来，主君何言与心违？今君四时，使斩离皮革，<sup>[5]</sup>掩以朱漆，<sup>[6]</sup>画以丹青，<sup>[7]</sup>烁以犀象，<sup>[8]</sup>冬日衣之则不温，夏日衣之则不凉；为长戟二丈四尺，<sup>[9]</sup>短戟一丈二尺，革车掩户，<sup>[10]</sup>幔轮笼轂，<sup>[11]</sup>观之于目则不丽，乘之以田则不轻。<sup>[12]</sup>不识主君安用此也？若以备进战退守，而不求能用者，譬犹伏鸡之搏狸，<sup>[13]</sup>乳犬之犯虎，虽有斗心，随之死矣！昔承桑氏之君，<sup>[14]</sup>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。有扈氏之君，<sup>[15]</sup>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。<sup>[16]</sup>明主鉴兹，必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。故当进而不进，无逮于义矣；<sup>[17]</sup>僵尸而哀之，无逮于仁矣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吴起”，战国初期（？～公元前381年）卫国左氏（今山东曹县西北）人。先后任鲁国将军，魏国西河守，楚国宛（今河南南阳）守、令尹，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据传，《吴子》一书为吴起所作，或为吴起门人笔录吴起的言行而成；清代以后，也有人认为这是西汉或魏晋人伪托之书，但证据不足，多有争议。较为客观的看法是：此书本出于吴起，历代多有散失，经后人一再加工整理，经唐人陆希声类次，始基本定型为我们现在所见的《吴子》。“儒服”，儒者之服。后世虽然推吴起为早期法家，但因他曾受业于曾参之子曾申，故着儒服，以儒者的身份见魏文侯。

[2] “兵机”，用兵的谋略。“魏文侯”（？～公元前396年），姬姓，名斯，战国初魏国国君，任用李悝、吴起、乐羊、西门豹等贤能之士，锐意改革，奖

励耕战，使魏国日益强盛。

[3] “寡人”，意为寡德之人。此为古代国君自谦之称。

[4] “占”，占卜，此处作推测解。

[5] “斩离皮革”，宰剥兽皮以制革，用为甲冑等作战防护用具。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魏氏之武卒，衣三属之甲。”注引如淳曰：“上身一，髀捍一，胫缴一，凡三属也。”

[6] “掩以朱漆”，谓涂上红漆。

[7] “丹青”，本指丹砂与石青，习以此二色为众色之代称。

[8] “烁以犀象”，谓烙上犀牛大象之形。烁，音 shuò。

[9] “戟”，戈矛相结合之兵器，可直刺，可回钩，可横砍，长戟用于车战，短戟用于步战。“丈”，先秦一丈，约当今2米。

[10] “革车”，即战车，以生牛皮绷裹，皮干之后，硬如坚甲，故名革车，行军时装载辎重，宿营时可供卧息，可当军垒作战，可为屯守，可以横阵。“掩户”，遮掩门户，喻革车之多。

[11] “纓轮”，不加纹饰之车轮。纓，音 màn，本义为没有花纹之丝织物。“笼轂”，以皮革或金属包裹之车轴中心圆木。轂，音 gǔ。

[12] “田”，同畋，打猎。

[13] “伏鸡”，伏巢孵卵之鸡。“狸”，野猫。

[14] “承桑氏”，传说为神农氏时部落名。或以为即穷桑氏。承训止，穷亦训止，二字相通。传说穷桑氏为少昊之号，乃东夷首领，都于曲阜，以鸟纪官。及其衰败，九黎乱德，灾祸迭起。

[15] “有扈氏”，传说为夏禹时部落名，《尚书·夏书·甘誓》记有夏启征伐有扈氏誓词。据王国维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，有扈即有易。

[16] “社稷”，古人对国家之代称。社，本指土神；稷，本指谷神。

[17] “逮”，音 dài，达到之意。

## 【译文】

吴起身着儒服，为了陈述用兵谋略，进见魏文侯。文侯说：“寡人不喜好军事。”吴起说：“臣能从现象推测隐情，从过去审察

未来，主君为什么口头讲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呢？目前您常年使人宰剥兽皮制革，还涂上红漆，画上各色纹彩，烙上犀牛和大象的图形，冬天穿它不能保暖，夏天穿它又不凉快。所造的长戟有二丈四尺，短戟有一丈二尺。绷着皮革的战车堵塞了门户通道，装着没有纹饰的车轮和裹上皮革的中轴，看起来不美观，坐着去打猎也不轻便。不知道主君要用这些干什么？如果是用来准备进战退守，而又不去访求善于运用它们的人，就好象孵蛋的母鸡搏野猫，下崽的母狗犯老虎，虽然有拼斗的决心，也只能是一斗就败死。从前，承桑氏的国君，光讲文德而废弃武备，因而灭亡了自己的国家。有扈氏的国君仗着人多势众，一味逞强好勇，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社稷。明智的主君认识到这些经验教训，就必须对内讲求文德，对外励行战备。所以，面对敌人而不决断，就谈不上什么义了；等到阵亡将士尸体僵硬才动起悲悯之心，也算不上什么仁了。”

于是文侯身自布席，夫人捧觴，<sup>[1]</sup>醢吴起于庙，<sup>[2]</sup>立为大将，守西河。<sup>[3]</sup>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钩解。<sup>[4]</sup>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皆起之功也。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觴”，音 shāng，盛有酒浆的酒器。

[2] “醢”，音 jiǎo，古代一种隆重的敬酒仪式。“庙”，本指供奉祖先或神灵的殿堂，其引申义为王宫中谋划国事或举行盛典之正殿。

[3] “西河”，地名，在黄河以西，约当今陕西部。

[4] “钩”，同“均”。

### 【译文】

于是文侯亲自安排席位，由夫人捧着盛满着酒浆的酒器，在

正殿上隆重地宴请吴起，任命他为大将，防守西河。此后，吴起率军与各国诸侯大战七十六次，全胜六十四次，其余不分胜负。魏国向四面扩张，开拓了上千里土地，这都是吴起的功劳。

吴子曰：“昔之图国家者，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。有四不和<sup>[1]</sup>：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陈；<sup>[2]</sup>不和于陈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<sup>[3]</sup>不敢信其私谋，必告于祖庙，启于元龟，<sup>[4]</sup>参之天时，吉乃后举。民知君之爱其命，惜其死，若此之至，而与之临难，则士以进死为荣，退生为辱矣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和”，作协调解。下同。

[2] “陈”，通“阵”，下同。

[3] “造”，作成就解。

[4] “元龟”，大龟，古人以为神物，用之预卜吉凶。

### 【译文】

吴子说：“从前治理国家的君主，一定要首先教化百姓，亲近万民。有四种不协调：国内不协调，不可以派军出征；军内不协调，不可以上阵打仗；阵法不协调，不可以下令进战；战斗行动不协调，就不能决战取胜。因此，明智的君主，要用他的民众，须先做好各方面团结协调的工作，才能成就大事。同时，不敢相信他一己的决断，必先到祖庙去祷告，用元龟来预卜吉凶，还要参看天时如何，如果有吉利的兆头，然后才能行动。（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）民众就知道君主是爱护他们的生命、怜惜他们的伤亡的，若把这种工作做到家，而让他们上阵与敌人搏斗，他们就会以进

击而死为光荣，以退却逃生为耻辱了。”

吴子曰：“夫道者，<sup>[1]</sup>所以反本复始；<sup>[2]</sup>义者，<sup>[3]</sup>所以行事立功；谋者，<sup>[4]</sup>所以违害就利；<sup>[5]</sup>要者，<sup>[6]</sup>所以保业守成。若行不合道，举不合义，而处大居贵，患必及之。是以圣人绥之以道，<sup>[7]</sup>理之以义，<sup>[8]</sup>动之以礼，<sup>[9]</sup>抚之以仁。<sup>[10]</sup>此四德者，修之则兴，废之则衰。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，<sup>[11]</sup>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<sup>[12]</sup>，举顺天人，故能然矣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夫”，发语助词，用于陈述一个道理或一件事的开头。“道”，作事理、规律或法则解。

[2] “所以”，指事词，与表因果关系之“所以”作用有别。下同。“反本复始”，谓反求根本，复于初始，洞悉事物固有的规律。

[3] “义”，指道德规范或行动准则。

[4] “谋”，谋略。

[5] “违”，背离之意。

[6] “要”，音 yāo，与“约”通，作约法、约束解。

[7] “绥”，作引导解。

[8] “理”，作晓喻解。

[9] “动”，作示范解。

[10] “抚”，爱抚。

[11] “成汤”，名履、天乙、大乙，又称武汤、商汤，原系夏朝诸侯，灭夏而有天下，为商朝开国君主。“桀”，又称夏桀，夏朝末代君主。传说称其暴虐无道，为成汤所灭。

[12] “周武”，即周武王，姬姓，名发，文王之子，灭纣而有天下，为周朝开国君主。“纣”，称帝辛，名受，殷商末代君主。史称其暴虐无道，为周武王所灭。

### 【译文】

吴子说：“所谓‘道’，是用以探求事物本源的；所谓‘义’，是用以行事立功的；所谓‘谋’，是用以避害就利的；所谓‘要’，是用以保护和巩固国家基业的。如果行为不合乎‘道’，举动不合乎‘义’，而又处于大位居于显贵，祸患必然临头。所以，圣人总是用‘道’来引导，用‘义’来晓喻，用‘礼’来作示范，用‘仁’来抚爱。这四种德行，提倡它国家就会兴旺，废弃它国家就会衰微。因此，成汤讨伐夏桀夏民反而喜悦，周武王讨伐殷纣殷人却不反对。因为他们的举动顺乎天理人情，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制国治军，必教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，在大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然战胜易，守胜难。故曰：天下战国，<sup>[1]</sup>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。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，<sup>[2]</sup>以亡者众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天下战国”，天下交战之国。

[2] “数”，音 shuò，屡次。

### 【译文】

吴子说：“凡是管理国家统率军队，一定要用礼来教化民众，用义来激励人心，使大家都知道不讲礼义为可耻。人有了羞耻之心，国力强大完全可以出战，国力弱小也完全可以固守。可是打胜仗比较容易，守住胜利成果却很难。所以说：天下交战的国家，五战五胜者会招来祸患，四战四胜者会疲弊不堪，三战三胜者可以称霸，两战两胜者可以称王，一战而全胜者才能成就帝业。所

以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虽然屡次取胜，得天下者却很少，而因此亡国的倒很多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<sup>[1]</sup>四曰内乱，五曰因饥。其名又有五：一曰义兵，二曰强兵，三曰刚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乱曰义，恃众以伐曰强，因怒兴师曰刚，弃乱贪利曰暴，国乱人疲，举事动众曰逆。五者之数，各有其道：义必以礼服，强必以谦服，刚必以辞服，<sup>[2]</sup>暴必以诈服，逆必以权服。”<sup>[3]</sup>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积恶”，积累起来的憎恨。恶，音 wù。

[2] “辞”，言辞。

[3] “权”，权谋。

### 【译文】

吴子说：“大凡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种：一是争名，二是争利，三是积仇，四是国内动乱，五是遇到饥荒。战争的类型也有五种：一是义兵，二是强兵，三是刚兵，四是暴兵，五是逆兵。禁除残暴挽救危乱的为义兵，仗着人多势众侵犯别国的为强兵，因为忿怒而动武的为刚兵，不顾礼义唯利是图的为暴兵，在国乱人疲的情况下违背众意而举事的为逆兵。对于上述五类战争，应该各有其对策。义兵必须以礼谊折服，强兵必须以谦和悦服，刚兵必须以言辞说服，暴兵必须以机谋制服，逆兵必须以权威慑服。”

武侯问曰：<sup>[1]</sup>“愿闻治兵、料人、固国之道。”<sup>[2]</sup>“起对曰：‘古之明王，必谨君臣之礼，<sup>[3]</sup>饰上下之仪，<sup>[4]</sup>安集吏民，<sup>[5]</sup>顺俗而教，



简募良材，<sup>[6]</sup>以备不虞。<sup>[7]</sup>昔齐桓募士五万，<sup>[8]</sup>以霸诸侯。晋文召为前行四万，<sup>[9]</sup>以获其志<sup>[10]</sup>。秦缪置陷陈三万，<sup>[11]</sup>以服邻敌。故强国之君，必料其民。民有胆勇气力者，聚为一卒；<sup>[12]</sup>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，聚为一卒；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，聚为一卒；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，聚为一卒；弃城去守，欲除其丑者，聚为一卒。此五者军之练锐也。有此三千人，内出可以决围，外入可以屠城矣。”<sup>[13]</sup>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武侯”，魏武侯，文侯之子，名击，公元前395年～前370年在位。

[2] “料人”，与下文“料民”同义。古代检查统计人口称“料民”，或“料人”。

[3] “谨”，与“严”通。

[4] “饰”，整顿。

[5] “安集”，安抚、聚集。

[6] “简募”，选拔、招募。

[7] “不虞”，出乎意料的变故。

[8] “齐桓”，即齐桓公，春秋齐国国君，姜姓，名小白，任用管仲、鲍叔等贤士，富国强兵，为“五霸”之一。

[9] “晋文”，即晋文公，春秋晋国国君，姬姓，名重耳，任用狐偃、赵衰等贤士，发愤图强，为“五霸”之一。

[10] “获”，与“得”通。

[11] “秦缪”，即秦缪公，又作秦穆公，春秋秦国国君，嬴姓，名任好，任任由余、百里奚等贤士，国力强盛，为“五霸”之一。“陷陈”，指能够冲锋陷阵的勇士。“陈”同“阵”。

[12] “卒”，古代军队编制单位。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：“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。”按此计数，一卒当为百人。

[13] “屠城”，毁城杀民之谓。这是古代战争中的野蛮行为。